

城市笔记

小欢喜

缪菊仙

生活中,欣喜若狂不常有,小欢喜常有,如果用心体会的话。

清晨,我会去月亮湾公园做几个深呼吸,打一套八段锦,地点固定在一棵樟树与一棵榔榆树之间的空地上。左边一块如茵的草坪,是萌宠撒欢地,是它们的相亲角,也是那些自称毛孩子爸妈们拉家常、交流养育心得的“育宠中心”。右边的红岩坡上建有八角飞檐的揽月亭,天气晴朗时,远处灵鹫峰墨青色的双翼一览无余。亭里有拍打经络养生的人,巴掌啪啪响。身后是一片无患子林,初冬时节,叶子半黄半青,圆溜溜的果子,桂圆黄,晶莹剔透,温润如玉。前面有一口小小的池塘,再前边一点,就是月亮溪了,小桥流水,杨柳依依。环顾四周,是否有点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之意呢?如此一想,我脚下三平方米的晨练地可谓风水宝地了。

天天晨练,此地约定俗成,成了专享之地,选点满意,是偷偷乐的小欢喜。

站在树下,时间久了,鸟儿们便忽略我的存在,我的目光再怎么左顾右盼也不会惊扰到它们。麻雀喜欢在枝叶疏朗的海棠树上开晨会,挤挤挨挨站满枝头,“叽叽、喳喳、架架”,声音混杂,争先恐后发言讨论,似乎没有议题,也不需要结果,吵一顿,一哄而散。乌鸦喜欢吊嗓,婉转啼鸣,花腔迭出,“啾——啾——啾”“唧——唧——唧”……紧跟着一声长长的呼哨。乌鸦善歌,有“百舌鸟”美誉。它们三三两两聚一块炫技,你一句我一句,如同歌曲大串烧,有唱罢往更高枝头跳的,也有唱完往下挪的,估计这是一场自我评判的比赛,唱完各飞东西,没有输赢,唯有心满意足的快乐。有次,一群小如拇指的漂亮飞鸟突如其来,棕红色头顶,黑色眼线与耳羽,下巴留一撮黑胡须,呼啦啦赶来,急急匆匆散在榔榆树冠上,窸窣窸窣好一阵忙乎,呼一声走了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事后查询,得知这是一群红头长尾山雀,专吃树虫,相当于森林医生。我看到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,刚灭了榔榆树的虫灾。它们的信息从哪来呢,是自由的风吗?

飞鸟各有使命,麻雀散淡,乌鸦悠闲,红头长尾山雀敬业,小小枝头,一只飞鸟的小欢喜,自由得无边无际。

青草地上,萌宠聚会。贵宾“饭团”一来就飞速绕圈跑,如一道白色闪电;比熊“诺诺”趴在石块上,对着主人的镜头摆拍,毛茸茸的头歪着,狗牙微露,笑意无邪,估计上辈子忘情水喝得够够的;边牧“小白”擅长表演空中飞枝,枯树枝一根,甩得远远的,它飞奔而去,叼树枝而回,气昂昂如同凯旋将军;还有“六六”“七七”“豆奶”“柯南”“小贝”……各有绝技,各自撒欢,一只更比一只欢。一只萌宠的喜悦,来自于主人的“纵”与“宠”,是活在当下的小欢喜。

月亮溪如镜,满溪的天光树影。一树红枫伸出长长的枝条,临溪自鉴,溪水闪出红晕。一只孤清的白鹭路过这里,缓缓收翼,停于溪边,细长双足踩在浅水区。原本它只是想饮点水便继续赶路,未曾想,看到水面,它愣了愣神,不知是自恋美丽圣洁的影子还是水中天蓝云白太迷人,总之,它歪头想了一会,决定洗个澡。尖尖的喙蘸了蘸水,歪头,细致啄自己的羽毛,时不时四下瞟一眼,好在无人坏它好事,洗完澡,索性优雅地在溪边走了一小段,管它有没有事在身呢,偷得浮生半日闲嘛。

身后的无患子林,松鼠总是自己和自己玩,轻功了得,腾挪跳跃,从这棵树到那棵树,不断穿梭,嗨到不能自持,“咕咕咕”叫上一阵,声音响亮。唯有四季常青的樟树如同一位慈祥的家长,看着周围的一切,笑而不语。

这个清早,我站在树下,如同小时候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,内心充盈简单的欢喜,如微风轻拂发丝的惬意。想起昨晚刚临的《奉橘帖》,寥寥数语,奉橘者的真诚、收橘人的欢喜延续千年。我决定刻个小闲章,就叫“小欢喜”。

流金岁月

站桶里的旧时光

杨建

也许很多人都不大清楚,自己呱呱落地之后,是不是一刻都不离娘的怀抱,又是如何蹒跚地从婴幼儿步入童年的。然而,当我的目光停留在老家楼上那几件母亲精心收藏已落满尘埃的箩窝、坐车、站桶时,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那段成长岁月,站桶里的时光便浮现在眼前。

说起箩窝、坐车、站桶这些老物件,感觉有如我的幼年,渐行渐远,弥漫着时光的味道,但又触碰到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一代,都是从箩窝到坐车,最后从站桶里滚爬出来,变成一个顽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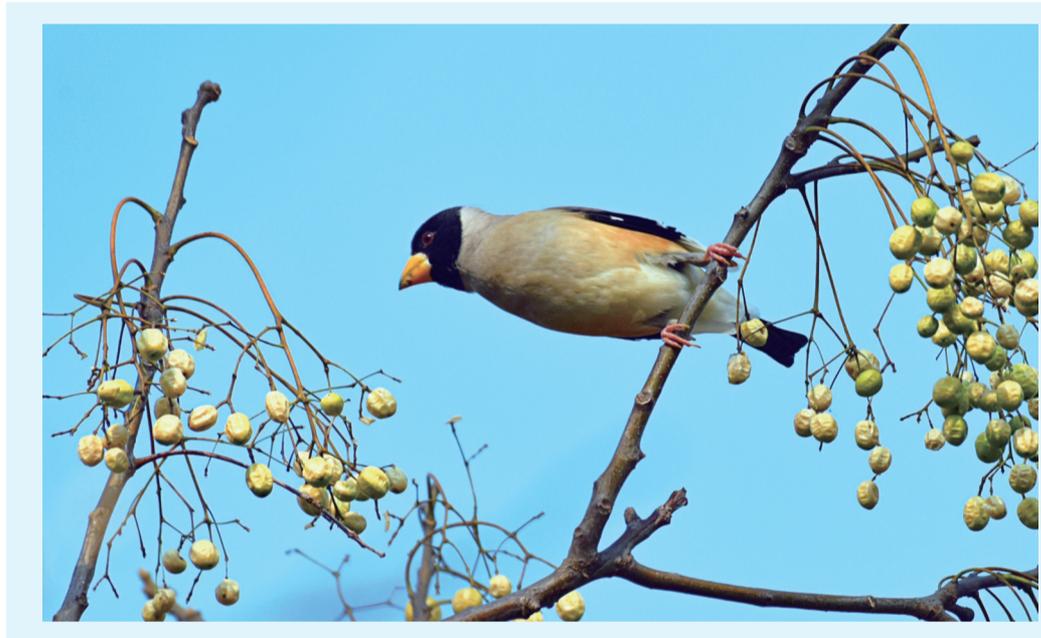
站桶是养护孩子的好东西。农村人都忙,没时间照看孩子,将孩子抱入站桶里,一放就是半天,踏实安稳。大人可以放心地去忙活,小孩不会有跌伤、跑丢的事。站桶是用杉木板箍成的圆桶,有一米多高,上窄下宽,桶腰上部有一

对耳朵一样的手把子,方便移动,桶腰下部的两根横档上搁着一片活动的木栅隔板,分成上下两层。孩子初入站桶时,肩膀刚好齐着桶沿,两手可以伸出桶外自由活动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站桶,农村孩子要在里面度过几年的时光。

我那时因为家里穷,身上穿得薄,大冬天只好躲在站桶里取暖,在站桶里打发的时间也许就比其他孩子多一些。站桶取暖方便,保温性好,底下搁一只炭盆,站桶里立刻就暖烘烘起来,暖意从脚到头流遍全身,非常舒坦。杉木板做的站桶被微红的炭火烤着,会散发丝丝的清香,让人闻着很是舒服。如果我站累了,母亲就在站桶里塞一条小方凳;困了,我可以倚着桶口或坐在小凳上睡,不会着凉;渴了,站桶边上有一只装着水的竹筒挂着,我提起来喝几口;吃饭时,大人将站桶往饭桌旁一移,我就可以与他们同桌了。

听母亲说,我待过的这个站桶是我爷爷手里置办的,我父亲和叔叔们用过,我的几个弟弟用过,我的儿子也用过。一只站桶,陪护着我们家三代人。我记得蹲在站桶里自娱自乐捏过泥巴,记得小狗踮起脚舔着我的饭碗,记得小猫蹿进站桶窝在我脚跟蹭暖。当然,还有不少我不记得的站桶往事,比如,我肯定与许许多多孩子一样,在站桶里哭过闹过,在站桶里挨过饿受过惊,甚至,在站桶里撒尿拉屎……

站桶里的时光,就这样一晃而过。蓦然回首,岁月已悠悠,站桶已经成为刻满时代印记的美好旧物,站桶里的往事,也已被抹上了沧桑而淳朴的韵味。时过境迁,站桶、坐车、箩窝这些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器物,虽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,但没有被人们遗忘,因为这上面承载着太多人太多的记忆、太多的情感、太多的甜美。

寻味
孔祥秋 摄

万物有灵

2024年,我关注了一棵树

徐其文

匆匆又是一年。我的2024,最值得记录的是关注了一棵紫薇树,它让我重新学会了思考,看到了不同的人生,懂得更尊重自己。

起因是我在年初读到一个故事——《一台手机,一棵树,他拍出了惊艳世界的作品》,说的是美国摄影师马克·赫希,每天为自己家附近田地里的一棵橡树拍照,静静等候、观看,耐心捕捉属于这棵树的细微美好。从2012年1月到2013年3月,马克·赫希每天在自己的平台上跟大家分享这棵树,并出版了名为《那棵树》的摄影集。他说:“这是一棵曾经治愈我的树,我从前不会放慢脚步,但是现在我会了,我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事物。”

受这个故事启发,我留意了上下班路上的一棵紫薇树,它长在公交站点的空地里,树高约两米,树皮平滑。每天候车时,我都会站到它的周边,静静地观察,有时会拿

出手机拍照,有时仅仅是发呆地看着。从春天到冬天,我见证了它的四季,感悟了它的与众不同。

春天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,桃树、梨树开花长叶,灿烂了公交站点的风景,吸引了行人的目光。可是,那棵紫薇树像是感觉不到大地的温暖和春雨的滋润,依旧冷峻地显露着它的枝丫。直到四月底五月初,它才慢慢苏醒过来,在阳光的照耀下,发芽、长叶,穿上绿衣裳,结出小小的花蕾。七月至九月,是它最美丽的时候,花儿尽情地怒放,常有行人驻足与它合影,我也将它靓丽的姿态发到朋友圈,获得不少点赞。十月以后,花儿渐渐消失,寒风冷雨将它的叶子打落,慢慢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,倔强地坚守在原地,等待下一个初夏的召唤。

八月里,我从这棵紫薇树想到了自己。年少的时候,我发育较晚,初中毕业时,身高只有一米四,

上了高中才奇迹般地生长,达到普通人的身高,没有影响我参军。于是,我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的角度,写了一篇《紫薇的花期》,发表在报纸上的成长栏目,算是这棵树给我的感性思考。

年底,我结合这棵树的四季,又有了一点理性思考。春天的紫薇,默默坚守,不与桃树梨树争春;夏天的紫薇,循规蹈矩,不急于与月季争宠;秋天的紫薇,热情奔放,尽情地呈现它的最美姿态;冬天的紫薇,不怨不悔,倔强地抵抗着寒风冷雨的吹打。它的春夏秋冬、花开花落,像极了我的生命,像极了我在这一年经历的点点滴滴。我相信,也一定像极了正在思考的你。

草木一秋,人生一世。经历了一年的阳光风雨,紫薇树的年轮上多了一道印迹,但它始终会不忘初心;走过平凡的2024年,我也长了一岁,会更懂得“活在当下,做好自己”的意义。